

2月底,俄罗斯音乐剧《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4天连演6场,赢得观众热烈反响。

该剧根据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2016年推出后创造了俄罗斯音乐剧的“票房神话”。中文版由俄罗斯主创团队参与制作,中国演员倾力出演,两国艺术家共同用舞台艺术演绎了这部壮阔悲情的爱情史诗。

音乐是共通共融的语言。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音乐家积极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创作多部精品佳作,为促进中俄人文交流不断迈上新台阶作出积极贡献。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俄罗斯文学史上被翻译语种最多的经典文学著作。音乐剧由俄罗斯诗人尤利·金改编,莫斯科轻歌剧团创排。60余万字的原著浓缩成2个小时的音乐剧后,剧情主要集中在安娜对爱情的追求,借由动人的音乐与丰富的舞台呈现,安娜这一艺术形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音乐剧中文版由俄语翻译家刘文飞担任文学顾问及中文译配,角色全部由国内音乐剧青年演员担纲。全剧贯穿了古典、流行、摇滚等40余首唱段,融合现代舞、芭蕾舞、宫廷舞及俄罗斯民族舞蹈等多种表现形式,音乐与唱词进行了更为抒情化、更加细腻的表达。剧中还特地保留了一首俄文原曲《啊,我心爱的人》,营造出跨越语言与民族的艺术空间。在舞台场景上,通过多媒体与灯光组合等舞美设计营造出富有象征意味的火车头和火车站、贵族府邸、歌剧院、莫斯科街景和乡间庄园等场景,展现出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在北京上演前,音乐剧《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曾在上海、厦门和深圳演出,均获得成功。这再次印证了经典文学改编的强烈艺术魅力和创作空间。这部作品融合了文学性、戏剧性与音乐性,在传播语言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成为“用中国语言讲好世界故事”的有益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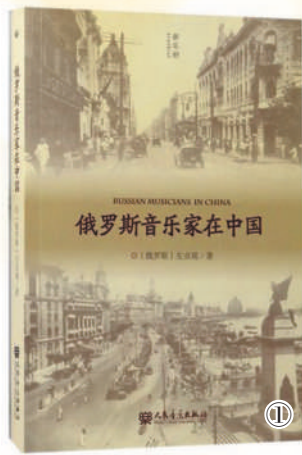
近年来,中俄艺术家合作演绎了多部改编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歌剧作品。2014年3月,由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与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联合制作的柴可夫斯基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在北京上演,出自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之手的舞美设计渲染出清新宜人的俄罗斯自然景观: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果实遍地……观众仿佛能嗅到洋溢着树脂芳香的空气。同年7月,这

部作品受邀登上圣彼得堡著名的“白夜艺术节”舞台,中国歌唱家的演出令很多俄罗斯观众赞不绝口。

2014年9月,莫斯科国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音乐剧院的歌剧《战争与和平》在天津大剧院首演,这部歌剧改编自托尔斯泰另一部文学巨著,由俄罗斯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作曲,演员人数超过600人,给观众带来又一次艺术震撼。

演绎经典作品 促进人文交流

王纪宴



回溯音乐史,中国与俄罗斯音乐家彼此倾慕、交流不断,谱写了世界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曲曲动人旋律。

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6首《性格舞曲》中,有一首《中国舞曲》,描绘了童话世界糖果王国里代表中国的“茶叶”的欢快舞蹈,是俄罗斯音乐家以音乐想象呈现中国故事的成功尝试。另一首曾让托尔斯泰听得落泪、“想到俄罗斯人民深切苦难”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也引发无数中国听众的深切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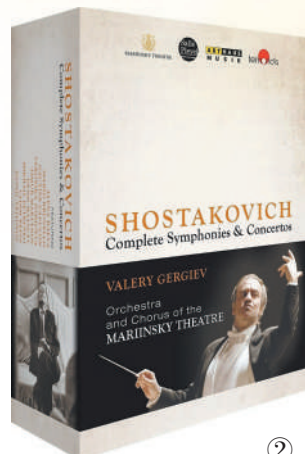
俄罗斯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在《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一书中,提及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时,称其是俄罗斯“中国风格音乐的开拓者”:阿甫夏洛穆夫以中国传说为题材创作的歌剧《观音》,采用了京剧曲调;交响乐诗《北平胡同》则以小贩的吆喝叫卖声为素材,通过自然音响,生动再现中国民众的生活场景,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近年来,中俄音乐文化交流进入新的繁荣时期,许多享有盛誉的俄罗斯音乐家纷纷登上中国舞台。指挥家尤里·特米尔卡诺夫携手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带来拉赫玛尼诺夫交响曲,令中国听众感受到俄罗斯音乐的独特魅力。钢琴家、指挥家米哈伊尔·普雷特涅夫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展现出俄罗斯演奏家在诠释欧洲作曲家经典作品方面的深厚造诣。

俄罗斯指挥家瓦莱里·捷杰耶夫曾多次率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来华演出,从柴可夫斯基到肖斯塔科维奇,从斯特拉文斯基到普罗科菲耶夫,捷杰耶夫与乐团以风格纯正、水准精湛的音乐阐释,为中国听众奉上一场场音乐盛宴。其中,通过连续数场音乐会集中演奏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就出

自捷杰耶夫的创意,这为中国听众更深入领略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提供了充分机会。

2015年9月2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夕,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马林斯基剧院交响乐团的演奏家组成“中俄青年联合交响乐团”,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与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中国听众熟悉于心的《黄河》第四乐章《保卫黄河》,展现出中国军民奋力抗击日寇的壮丽场景,赋格段落节奏沉着、激荡心灵。随后,《东方红》的旋律喷薄而出。中国经典音乐作品呈现的激荡人心的力量,令人心潮澎湃、泪凝于睫。



艺术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作家王蒙回忆年轻时时代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中外文学经典时,写下这样的文字:“鲁迅使我严峻,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泰使我赞美,巴尔扎克使我惊悚,歌德使我敬佩,契诃夫使我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我敬仰感叹……”中俄艺术家携手演绎的经典作品在两国观众心中引发的共鸣与感动,正是长期以来中俄文化交流的厚积薄发。面向未来,中俄双方不断深化包括音乐合作在内的各领域人文合作,必将进一步推进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图①:左贞观著《俄罗斯音乐家在中国》。图②:瓦莱里·捷杰耶夫指挥作品《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协奏曲全集》。图③:俄罗斯音乐剧《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剧照。图片均由王纪宴提供

日前,荷兰国家博物馆将散落欧洲各主要博物馆的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作品齐聚一堂,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维米尔回顾展”,使参观者有机会更全面、深入地走近维米尔的绘画艺术。

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小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被法国批评家让-路易·沃杜瓦耶誉为“艺术家中的魔法师”。他用笔丰富,善于表现微妙的光影变化与朦胧的边线轮廓。其画作中呈现的纯朴格调与诗意品质,更让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反复称赞。

维米尔的经典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那位侧身回眸、欲言又止的少女形象给人们留下诸多遐想和猜测。维米尔偏爱描画珍珠,他身后留下的不朽佳作,正如断线的珍珠般散落在世界各地。

精致呈现日常场景

此次展览展出的《倒牛奶的女仆》(见下图,魏丽供图)是荷兰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画面中,女仆身着浅黄色上衣,腰系蓝色围裙,双手抬起红色陶罐,将罐中牛奶缓缓倒进双耳陶罐中,桌上的篮筐里有大块面包,筐外散落着一些小面包块。美国艺术史学者哈利·兰德据此推测,这位女仆正在准备一种类似布丁的荷兰传统甜点。女仆身后斑驳的墙面上有几枚钉子,钉子脱落留下的孔洞清晰可见,墙角挂有一只篮筐,后面还有一个铜制提篮,这是荷兰妇女出门采购时的常见用具。通过对日常事物的精细描绘,维米尔呈现了生动的厨房景象。

究竟是实景再现,还是艺术虚构?《倒牛奶的女仆》以简单的画面却充满矛盾的细节和张力,引发后人的诸多关注。荷兰艺术史学家威伦测量维米尔的作品后认为,《倒牛奶的女仆》与《窗前读信的少女》《军官与微笑的少女》表现的是同一间屋子的场景,这间屋子其实是画家的画室,维米尔通过将厨房用品摆进画室来完成绘制。有学者按照画面的透视关系推测出桌子形状与女仆站立位置间存在矛盾,指出部分场景应是画家虚构。另外,根据该图的X光片发现,维米尔最初曾在墙上绘制过一幅画,在地面暖炉的位置绘制过一筐衣物。最终,墙上的画被抹去,杂乱的衣物被暖炉取代,这是画家反复推敲的结果,不仅能凸显前景中女仆专注的动态,还使四方暖炉与墙角的方形篮筐相互呼应,令画面更加和谐。

如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倒牛奶的女仆》所呈现出的“真实”厨房其实是画家精心编排后的“虚假”场景。画中的面包、提篮、暖炉等日常事物被井井有条地组织进画面,这是维米尔在现实基础上,重新再创作而呈现出的“真实”厨房,观者则被吸引和沉浸于这个“真实”的空间中。

《倒牛奶的女仆》中的人物动态和基本构图与荷兰画家格利特·德奥的《厨房女佣》极为接近。当时,后者已享有盛名,作品价格昂贵。作为画家兼画商的维米尔相当熟悉很多画家的作品,他将旧题材改编出新样貌。例如,他将《厨房女佣》作品中抬头直视观者的女仆,绘制成正在厨房专心工作的女性形象。她脸庞红润,身形丰硕,给人以淳朴之美。维米尔善于描绘日常生活,讴歌普通劳动者,这令其成为着重于艺术世俗化的“荷兰小画派”的典型代表。

维米尔并不高产,迄今确认为真实的画作仅有30余幅。他的作品画

面简洁,面幅较小,人物很少,通常只表现一两个人在室内或劳作或休闲的场景,透过日常生活传达出民众富足、平静和快乐的情感。维米尔尤其擅长处理光与色,被称为“光之画师”。他借用暗箱技术,以微小的色点和光点来描绘物体轮廓,令人物和背景在局部区域相互渗透,产生模糊效果,使画面氤氲在冷静神秘的氛围中。在他的画作中,柔和的光线总是从同一方向的窗户倾斜射入室内,投射在人物身上,他们或在读信弹琴,或在摆弄瓶瓶罐罐,神情极其专注。

在精细描绘对象的同时,维米尔用色点等手法让事物呈现出模糊的视觉效果,既邀请观众贴近画面,又停在咫尺之间。具有对抗性的双重处理,使画面变得鲜活而神秘,平凡的生活场景便有了诗意的优雅气息。正如英国美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所感叹的:“那些简单且平实的绘画是古今来最伟大的杰作。”

虽然维米尔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是室内场景,但画中的地图、地球仪等物体又指向室外的技术变革和社会气象。如《地理学家》木柜上的地球仪和《天文学家》桌子上的天体仪,维米尔都精准地予以再现,专家甚至辨认出画中的天体仪是1600年由荷兰地理学家洪迪乌斯所制。当时,天体仪与地球仪成对出售,这两幅画中的天体仪与地球仪也在现实基础上,重新再创作而呈现出的“真实”厨房,观者则被吸引和沉浸于这个“真实”的空间中。

《倒牛奶的女仆》中的人物动态和基本构图与荷兰画家格利特·德奥的《厨房女佣》极为接近。当时,后者已享有盛名,作品价格昂贵。作为画家兼画商的维米尔相当熟悉很多画家的作品,他将旧题材改编出新样貌。例如,他将《厨房女佣》作品中抬头直视观者的女仆,绘制成正在厨房专心工作的女性形象。她脸庞红润,身形丰硕,给人以淳朴之美。维米尔善于描绘日常生活,讴歌普通劳动者,这令其成为着重于艺术世俗化的“荷兰小画派”的典型代表。

维米尔并不高产,迄今确认为真实的画作仅有30余幅。他的作品画

面简洁,面幅较小,人物很少,通常只表现一两个人在室内或劳作或休闲的场景,透过日常生活传达出民众富足、平静和快乐的情感。

品味维米尔的绘画艺术

魏丽



旅人心语

历史名城卢克索

梁一粟

埃及南部城市卢克索以丰富的考古资源而闻名。不久前,考古学家在那里新发现多座古墓,其中包括一座公元2、3世纪的完整古罗马城市遗址。一座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和数目浩繁的出土文物,诉说着古埃及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明。

抵达埃及,领略金字塔的风采后,我便奔赴卢克索。与开罗的热闹不同,卢克索朴素又宁静。刚出光州,这座古城在历史的惊涛中曾呈现出宏伟景象。

卢克索位于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的都城底比斯南半部遗址上,属于尼罗河中游区域。底比斯城兴建于中王国第十一王朝时期,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其鼎盛期始于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的首任法老治下。大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的底比斯,人口接近10万,广厦拔地而起,黄金、白银、象牙等奇珍异宝汇聚。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绘其为“财富之城”“百门之都”。

如今的卢克索在城市布局上依旧旧时:尼罗河穿城而过,将其一分为二。东岸为居民区与神庙,西岸多为陵墓和农田。古埃及人信奉人的生命与太阳东升西落的轨迹一致,故东岸是神祇和生者的乐土,西岸是亡者的归宿。1979年,

“底比斯古城及其墓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卢克索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卡纳克神庙与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神庙由塔门、圣所、大殿、方尖碑、圣湖及20余座神殿等组成,占地面积近100公顷。神庙供奉的“底比斯三神”是由古埃及太阳神“拉”与底比斯地方神“阿蒙”融合而成的“阿蒙-拉”神,其妻自然神穆特、其子月亮神孔苏。神庙始建于约公元前20世纪,此后数十位法老相继为其添砖加瓦,整个扩建工程持续近1600年。

卡纳克神庙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多柱大厅。厅内中轴线顶部仍存砂岩窗户,134根参天石柱上刻有精致浮雕,分16行排列矗立。每根石柱至少需6人方能合抱,中央两排12根石柱高度更是超过20米。多柱大厅对自然光影的布控独具匠心:中间石柱高于两边石柱,使得光线透过天窗集中于大厅中轴线,照亮中部主路,中轴线外的石柱亮度渐次变暗。天光下射,厅内变得明灭闪烁。穿梭其间,仿佛看到时空裹挟着庙内雕刻上的无数人物迅疾流逝。

卢克索神庙距离卡纳克神庙不足3

公里,南北相峙,由一条狮身人面像大道连接。这条大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3500年前,两侧排列超过1000座狮身人面像及狮身公羊像。由于地震等原因,大道一度掩埋地下,经历多年修复后,于2021年底完整向公众开放。盛大的庆祝仪式上,绚烂的烟火划破夜空,照亮古老大道及两座神庙。

卢克索神庙又称南宫,主要由公元前14世纪的阿蒙霍特普三世与公元前13世纪的拉美西斯二世修建。每年夏季尼罗河汛期的第二个月,底比斯人都会为“奥佩特节”举行庆典,这是古埃及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底比斯三神”的雕像在船队护送下,从卡纳克神庙移至“行宫”卢克索神庙,沿途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新法老登基后,也会在卢克索神庙举行仪式。

神庙第一道塔门前的一侧矗立着一座方尖碑,尖顶方柱,自下而上逐渐缩小,高达25米,由一块完整的红色花岗岩制成。原本在另一侧也有一座方尖碑,但在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将其赠予法国。如今,这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埃及方尖碑仍矗立于巴黎协和广场上。

底比斯这座曾经显赫的千年古都,

经历几个世纪的战火劫掠,成为残垣断壁。公元前27年,一场大地震又将其埋于砾石之下。这巨变的一切,或许正如古埃及的一则预言:“底比斯啊,你将变成尘沙,只有石头会为你说话。”

我凝视神庙碑文上的象形文字,思绪蔓延。世事纷扰,风云变幻。这些意义难辨的图案语言,历经岁月洗礼的古老建筑和文物瑰宝,包含着人类探索和开拓世界的勤劳与智慧。如今,各国考古学者携手合作,不断有新发掘、新修复的遗址向公众开放。古老文明正逐渐褪去神秘面纱,向世界呈现更加清晰的历史图景。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nrbgjr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